

边缘人物的现代性自我

——从《狂人日记》谈起

彭丽洁

(河北大学文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0)

【摘要】：狂人是鲁迅塑造的具有自我意识的边缘人物的典型。从狂人既想发声却遭受排斥和轻视的生存窘境来看，狂人找寻自我的过程是艰难又曲折的。本文具体地分析狂人这一边缘人对主体意识的曲折探索过程，并借助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风景之发现”、“内面之发现”、“自白制度”等理论进行进一步阐释。从狂人的经历可见，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用以抵抗病态的传统而衍生出的现代性虽然已经显露萌芽，但很容易受到破坏和摧毁。鲁迅借狂人之手，亦展示了自己对中国的现代性发展之路的忧虑与深刻思考。

【关键词】 狂人；柄谷行人；现代性；主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574(2022)05-00013-03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李欧梵在《追求现代性（1895-1927）》一文中曾做过论述：“从道德的角度把中国看做是‘一个精神上患病的民族’，这一看法造成了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一种尖锐的两极对立性：这种病态植根于中国传统之中，而现代性则意味着在本质上对这种传统的一种反抗和叛逆，同时也是对新的解决方法所怀有的一种知识上的追求。”^[1] 现代性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这个整体的重要元素，处于跟传统对立的位置上，代表了当时一批作家群体在时代洪流中努力保持着的一份“清醒和自觉”——哪怕这种理智在当下社会的人们看来并不充分。而作为现代性的代表之作《狂人日记》，则是中国第一部富有现代性的白话文小说，也是鲁迅个人创作的第一部日记体小说。从以往的研究成果来看，《狂人日记》这部作品展示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突出的忏悔意识和反封建意识、白话语言的创新尝试、意识流和象征手法的积极运用等方面，而本文通过一个独特的分析角度，即借鉴《日本现代文学起源》中分析日本现代文学的一些手法，对《狂人日记》的主体现代性进行新的阐释。比如《日本现代文学起源》中占大量篇幅的“风景之发现”、“内面之发现”、“病之意义”、“自白制度”等理论都可以尝试着运用于解读《狂人日记》，这不仅有益于我们去理解和挖掘《狂人日记》中边缘人物的主体意识，也对我们进一步探索文本蕴含的现代性价值有很大的意义。

一、从风景机制中挖掘自我

狂人对自我的探索过程可以看做是一场孤独的旅游，只是出发地和目的地都模糊在他熟悉的环境中。旅行的重点则是狂人对自我的审视以及探索自己冷落逆境的原因。在这场近距离甚至零距离的旅程中，他敏锐、敏感，甚至趋于病态地看待周

围形形色色的人们。“赵贵翁和他家的狗”、“陈老五”、“大哥”等人以及他们的行为举止，在狂人眼中就像风景般一幕幕而过，他以为自己在时刻关心着外界的风吹草动，而他真正留心的只有自我的内面，看到的画面都是随着自我的情感的流动，情绪的变化而加工成的。柄谷行人在“风景之发现”中提到，“‘风景之发现’并不是直线存在于由过去至现在的直线性历史之中。而是存在于某种扭曲的、颠倒了的时间性中，已经习惯风景的人看不到这种扭曲。”^[2]可以说，已经习惯风景的人不仅看不到这种扭曲，甚至发觉不到风景的存在。这里的风景指的不是现实中的景致，而是由内在的人的主体性发明的一种隐藏着寓言，也就是说，只有当人们先发现了自我的内面，才会发现意识中产生风景。风景是属于孤独之人的，也是由内在的人发现的。狂人就是一位体悟到自古以来“吃人”恶习的孤独之人。鲁迅在文集《二心集》中的《答北斗杂志社问》中曾说：“宁可可将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3]而在《狂人日记》的开篇，作者却用一段较长风景的描写用于铺陈后面的情节，“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4]鲁迅小说的语言都比较简明，但此处，狂人看待月亮这一景物的心境，是用两个接连的词——“很好”、“分外爽快”来形容的，与后文“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445]、“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449]形成一种对照。可见当狂人看到月光的时候，他的心已经醒悟了，这是一种灵魂的觉醒和体悟，随即他也自然而然地明白了，在之前的三十多年里，自己见不到月光的原因，是因为灵魂全然在混沌中度过，处于未被启蒙和开化的阶段，因此他无暇也无力顾及内心以外的世界。而当他的现代性自我觉醒，在混沌而麻木的世界中豁然开朗之

时，“分外爽快”的月光才真正地照在他的身上。“内面之发现”与“风景之发现”彼此间是相通的。“只有在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那里，风景才能得以发现。风景乃是被无视‘外部’的人发现的。”^[21]这是一种认知装置上的颠倒，即风景是在探索心灵的过程得以发现的，只有专注于自我和内心的人才会看到风景。

二、从内面之病症中了解自我

鲁迅受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的影响，自然而然地关注到自己笔下人物的心声。而面向心声是发觉病症的第一步，狂人不仅是一位瞧见自古以来“吃人”恶习的孤独之人，也是一个外人眼中的疯子，一个被现代医学诊断有迫害妄想症的病人。通过阅读狂人的十三篇日记，读者易将自己代入到他备受煎熬的处境当中，哪怕明明知道这大部分都是非理性的幻觉。柄谷行人认为：“‘现代的自我’只有通过某种物质性或可以称为‘制度’性的东西其存在才是可能的。”^[22]狂人对现代性自我的发现正是以他的外在病症为表现形式的，可以说，这种“内面之发现”诱导了“所谓病之制度”。“疯癫”的病症在狂人身上有两种隐喻，第一个是从“仁义道德”中读出的“吃人”的隐喻，“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23]“吃人”是鲁迅对传统封建礼教的评价，也是他多年来思考的结果，暗喻了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的危害之大，此害人的程度堪比吃人。吃人和礼教犹如硬币的两面，看似向悖，却在历史的长河中已浑然一体，吃人的背后少不了礼教的支撑，而礼教的本质又在体现在吃人的身上。第二种隐喻是难以被他人理解的痛苦的隐喻。狂人和鲁迅塑造的许多底层小人物一样，都是“梦醒了无路可走”的可怜可悲之人。鲁迅在感性上同情他们，借狂人之口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但他又清楚地知道，在难以改变的现实的基础上，这群人命运的归宿是必然的。在过往的人生经历中，鲁迅深悟这种痛苦的心声，所以在《呐喊<自序>》中写下创作《呐喊》的缘由：“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24]，“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25]鲁迅抒发自身未能忘却的寂寞的悲哀，也在自觉地展露这些旧中国弱者内心无法排解的痛。狂人的痛苦，从外在看来，源于被漠视的心病，而根源却存在于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深处，因此狂人的发病就不是一个偶然的个例，而是无数个得病了的中国人的一个典型。又因为他

一边深受着迫害妄想症的折磨，一边又深刻地批判了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所谓理性，所以自然而然地将自我与庸众分割开来，成为了现代性自我觉醒的少部分人，亦成为了中国新的“知识分子”和新一代的“觉醒者”。

而在狂人“内面之发现”产生的“所谓病之制度”中这一过程中，充斥着理性与非理性的碰撞，合理与不合理的挣扎。鲁迅力图通过狂人之口，借助狂人的形象和身份，表达一个充满思辨的深刻结论。“陈老五送进饭来，一碗菜，一碗蒸鱼；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26]从鱼的眼睛联想到吃人的人的眼睛，这是典型的不合理的联想，另外当大哥请了人给狂人看病时，狂人也自认为这些人心有不轨，进而产生了不想让他们得逞的勇气，“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养肥了，他们是自然可以多吃；我有什么好处，怎么会‘好了’？他们这群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截下手，真要令我笑死。”^[27]狂人将自己的内面之感受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来，试图证明自己并非病者，而实际上，现实和幻想在狂人这里已经融汇成一滩浑水。但在后面的日记中，又多有思辨的、理性的表述和判断，“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28]这个发现是一针见血、振聋发聩的，即是民族性的，又是世界性的。鲁迅通过层层增强的议论性语势，将“吃人”的对象从陌生人扩大到包括至亲在内的无差别人类群体中，大家皆是“吃人的人”，最后的结局也逃不了“被人吃”。这个结论的背后，更蕴含了对传统思想意识的前无古人的痛彻批判。

三、从自白制度中展露自我

在《狂人日记》中，鲁迅采用了第一人称自白的手法，因此《狂人日记》也可以称为是经后天加工的疯癫者的自白语录。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鲁迅也表明做《狂人日记》的准备工作离不开外国文学的积累：“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29]虽然日记这种直接心理独白式的叙述视角取法于世界文学，但鲁迅独具匠心，为文本融入中国本土化的创新。文本着重刻画的是狂人在现实和幻觉的混乱中苦苦挣扎的心灵历程，既是日记，又缺少连续标明的日期；既有意识流的散，又不杂乱无章，缺失主旨，而是围绕着“吃人”的主题或多或少地加以叙述，具有中国传统小说的色彩。

从长远的启蒙的视角来看，狂人是先进的，但他在抑郁和狂躁中，形成了一种萨义德所说的流亡的知识分子的品格。他

预感到那个社会，不仅他个人的命运难以把握，甚至整个社会的人，国人的下一代的命运也不可推测，故沉溺在疯狂的焦躁中。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被社会主流排外，被视为失败者。柄谷行人认为，只有失败者才能自白，这可以理解成，自白让沉默的人拥有了特别的发声权利，这是因为“自白是另一种扭曲了的权力意志。自白绝非悔过，自白是以柔弱的姿态试图获得‘主体’即支配力量。”^{[2]67}狂人在日记中明明白白地表达出从别人眼中看到的狰狞和贪婪，乃至从书本中找到“吃人”的根源，以及想拯救下一代的倾向，都属于向“主体”即封建礼教等意识形态发起的反抗。而且狂人在自身进行着反抗的同时，也观察周围人，反思他们不反抗的原因：“他也是人，何以毫不害怕；而且合伙吃我呢？还是历来惯了，不以为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4]450}可以说，狂人的主体反抗和内在深入的思考，都是借由自白的形式，并以自白的义务作为驱动力，产生了现代的主体性。

可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虽然狂人在精神层面产生了主体的现代性，并在这个过程中大声地质疑所谓理性，勇敢地对抗着封建文化，但最后，他依然在传统的天罗地网中妥协了、与“吃人的人”化了。他的病症被医“好”了，周围人为他的“痊愈”感到欣慰，开篇一句“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4]444}交代了狂人沦为平庸之众的归宿和结局，轻描淡写的语气不禁让读者认为他的觉醒和反抗好似一场梦，如今梦醒了，一切都回归了原样。狂人作为新式知识分子和最早觉醒的一批人，他对传统礼教的质疑和抗争使人振奋，而他最后的堕落和退却却令人扼腕叹息。由此可见，狂人身上的主体的现代性尚处于萌芽的阶段，是脆弱和易摧毁的，他的思维也处于一种非冷静和非理性的层面，这对于启蒙来说无疑是危险的。在狂人身上，鲁迅理性又清醒地分析了造成启蒙困难的许多因素，比如主观上新式知识分子的骨子依然留有劣根性和软弱性，客观上扎根于社会中的传统与封建势力过于强大难以撼动等等。而这些内因和外因成为狂人“发声”困境的重要因素。鲁迅作为启蒙者，也没有去塑造一个完美的启蒙形象，而是严厉地剖析启蒙者，既展现了其自我意识的觉醒过程，又深刻地揭示了这种现代性的不容忽视的脆弱与无力。鲁迅无情地将启蒙者的结局视为堕落，可与其说是预言、不如说是一种反思和警示。

结语

《狂人日记》以“表达的深刻和形式的特别”“颇激励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在“风景之发现”的表面意义下，汹涌的是“内面之发现”与“所谓病之制度”的深刻表达，而向读

者传达的载体，则是《狂人日记》中特别的叙述形式，表现的是狂人这一边缘人对现代性自我的曲折探索。从狂人身上，毋庸置疑的是，现代性的自我意识已经勇敢地破土而出，反抗、批判、启蒙的精神正奋勇而上，在勇敢地和传统进行殊死的决斗。而在探索的过程中，他又处于既想发声却遭受排斥和轻视的生存窘境，借此，作品更反映了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脆弱又暧昧的现代性之觉醒与抗争。而鲁迅通过塑造狂人这一边缘人的形象，也传达了他对中国的现代性发展之路的忧虑与深刻思考：在新旧文化、新旧社会乃至新旧时代的猛烈碰撞中，用以抵抗传统的病态而衍生的现代性萌芽又是非常脆弱和易被摧毁的。在启蒙与救亡的时代洪流中，这种现代性的发展前景会是如何，是前进还是停滞，启蒙的结果会是成功还是失败，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些清醒的知识分子也未必能给出答案来，却也诚恳地以启蒙之义发声，从打碎的幻想中拾起星星点点的希望，用以慰藉黑暗中的不畏前行的勇士。“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5]441}

参考文献

- [1]李欧梵.李欧梵文化评论精选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177-178.
- [2][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8.
- [3]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73.
- [4]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44.